

為國之光



冬ノ雪

1928, 6, 初版

1928, 10, 再版

2001—3500

每冊實價四角

外埠酌加運費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發行

(一)

佩英今年已是十九歲了。她在十五歲的那一年就感到生理上是起了變化了，從脫離了童性到現在已是性的爛熟的時期了。但是她還沒有嘗過戀愛的滋味，她覺到生理上起了性的苦悶和不自然的情慾遂行症，把她的精神和肉身的雙方苦迫得很是厲害。

她近來對於無論什麼事情，都不能引起她的興趣，尤其是上課的時候，她覺到學校裏的功課是

唯一的麻煩，使她生厭，這一次暑假的考試簡直是一些也不在她的心上，她迷迷糊糊地草草的將就過去了。但那考試結果的成績，揭曉出來的總分，她却八十七分，名列甲等第三，這是使她莫明其妙的喜出望外了。但她總究仍是感着一種不安——說寂寞不像寂寞，說憂悵不像憂悵的一種說不出的不安。

明天起是放暑假了。許多學生們都是和顏悅色的預備回去，愉快得意的神色充滿在她們的臉上。唯有佩英仍是毫無動靜的沈默在宿舍裏。

和她同住了一個房間裏的就是素雲，她今年也十八歲了，和佩英同在第二年級肄業。她也到了處女的成熟期，但她的精神上頗覺愉快，不像佩英時時感着寂寞的痛苦。

“佩英姊，你明天回去麼？”素雲的白嫩的面龐上熱得緋紅地，額上掛着不少的汗珠，她踏進房門

望見靠窗口椅子上坐着的佩英就急喘着氣說，她像從很遠的什麼地方奔到這裏來的。

她聽了素雲的問她明天回去不，她好像沒有聽得似的不回答，素雲也當她沒有聽清楚，就走到桌子那面的椅上坐下說：

“佩英姊，我問你明天回去麼？”素雲說了後把頭歪了歪。

“還沒有定，或者遲二天回去。你明天一准回家嗎？”佩英懶洋洋地無力的輕輕地說。

“我想明天回去，但方纔鵬飛哥說，回家去沒有事情是更其寂寞了，不如留在校中補習些課程較為有益多呢，他也決定願意擔任補習課的臨時教授了，叫我來問你可否能和我一同留在校中補習？”

“……”她默默了好一會，最後祇微微地點了點頭。

“那末我們決定不回去了，我現在立刻要去回答他了，他在候我的回音呢。”素雲見她已表示了允意，面上顯着笑容很滿意的立即跑出去了。

鵬飛是學校裏的體操教員。他是素雲的表哥，今年還祇二十四歲，是F大學的畢業生，在去年暑假從F大學畢業出來後就到此地學校裏來的，到現在已是一年了；他除了熱心教授體操外，對於別的一切校務也莫不盡力的改良辦理，所以很得校長的贊許和學生們的歡迎了。

一個堂皇高貴的大學畢業生，又是著名的運動家，體育家，真所謂少年英俊的他，而願意到一個女子中學校裏來忍苦的當着這辛勞的體操教員，那不是大才小用了麼？誰知道他是有着一種神秘的意義呢？

在佩英的心目中是早已發覺了，——發覺他負有重大使命的來意了。他從前在F大學肄業時寫

給素雲不少的信，其中有幾封爲素雲遺忘在床上枕邊的，被佩英有時發見了，她曾起了好奇心的偷閱過，纔知道他是含有這樣的深情，她不覺的時常起了羨慕的情緒，——羨慕素雲有這樣的一個安慰，和未來的幸福。她憂鬱的感得自己是這樣的寂寞，心中時常煩悶着。

從他來校後的一切舉動和態度，的確對於素雲是特殊的親近，這在旁人看來也沒有什麼懷疑和推測，也沒有發過什麼異論；大概都以爲他和她是表兄妹關係的親戚的親愛吧。但在佩英的意識中推測起來，是知道他倆已進到戀愛的世界裏了，已在過着一種甜蜜的生活了。

佩英眼見着他倆的甜蜜和愉快的生活，不覺自己感到分外地孤寂的悲哀了。

但他近來忽然的使佩英像立在五里霧中的摸不着頭路的，就是他改變了常態，拿他本來對於素

雲的態度，漸漸地移到她的身上來了。他近來對於她特別的注意和親近了，近來每次上體操課時，他最注意的就是她，他總是用着銳厲的目光監視着她，她祇要略有一些動作和姿勢不合式，他便立刻親手去把她慢慢地矯正，她有時見他的手伸過來時，忽然的怕羞起來，漲紅了臉，身體不免要扭躲的樣子，她的姿勢自然是更其不合度了，他便愈要矯正她，他不住地伸着手在她的頭部，胸部，臀部，腿部一部部的慢慢地細細地完全照他的意思矯正了纔罷。

佩英覺得他近來的舉動和對於她的態度，都含着特殊的表示，而她的靜止了的心血，因此沸熱起來，寂寞而飄蕩着的靈魂忽然感到一些臨時的安慰，苦悶着的生理上是感到一些性的不滿足的快感。

他這一次的勸她不要回去留在校中補習的誠

意，這又使她多麼的懷疑了；她覺得他的這種態度，就是對於她的含有深意的表示。

她愈思愈猜疑起來，因為他對於素雲仍是很接近的，啊，他不是想一人同時愛上二人嗎？這還有戀愛的意義嗎？戀愛是偉大而神秘的，你如失了戀愛的真精神，就是失了你的人格，這簡直是沒有瞭解戀愛的真義，像現在那許多閉着眼睛亂談戀愛問題的人們，拿了戀愛神聖的名義來誘引一般異性，尤其是一般輕狂的青年，他們蔑視女子是供給他們滿足性慾的機械，一件不夠要二件，一件舊了換件新的，簡直把女子當做孩兒手中的玩物一樣。唉！可惡的高唱着戀愛神聖而不明其真義的人們呀！……

佩英在性的苦悶期中，對於他確實得到一些安慰了。但不知不覺的心中忽然起了一種忌怨，——忌怨她的最相好的同學素雲來了。但她又覺

得素雲是很和她親熱的，爲什麼要忌怨她呢？

(二)

佩英在三天前接到她的家鄉母親的來信。信內的大意是，“她從正月裏離家後到現在已有足足半年了，還沒有回去過，母親的心中是十分的想念着她。現在知道她的學校是不久就要放假了，那時望她早日回去和她見見面。還有一件關係她的終身大事要和她親自談談。”

她爲了那封信的事情，足足苦悶了三天了，直到今天還沒有相當的決定；她想回去看看家鄉望望父母倒是很應當的事，但母親說要和她談論關係她的終身大事，那是很值得仔細考慮的。終身的大事，那一定是婚姻的事情了，除了這事之外還有麼什可稱爲關係她的終身大事的呢？啊，親愛的母

親！如其你所要談的果是這樁大事，那我可不能違命的回來了，懇你們恕我的不孝罷，³因爲我現在還沒有談到這件事的可能呢，但倘使已到了那時候，那我一定自己會來奉稟的，這是關係我自己的終身大事，決不能由你們做父母的權限可來代勞的，喲，縱然你們是我的生身的父母！

佩英現在已表示允許素雲的勸告，同留在校中補習了。她的決定是不出於這二種原因：一種是她怕回家去後母親要談到她的婚事；——是她其實渴望已久而又不願爲父母作主的她的婚事。一種是她沒有勇氣拒絕鵬飛的勸告和誠意，她覺得他近來的對她的態度，能夠使她煩悶的心中感到一種莫明其妙的快感，從他的身上，她發見有一種足使她依戀不能離開的原素了。

今天已是放假後的第二天了。學生都歸家了，大半的教職員也回去了，留在校中的祇有女舍監

王小蘭，圖畫教員王競明，體育教員陳鵬飛，和學生陸佩英，徐素雲，五個人。

偌大的一所學校，現在祇有這五個人和幾個校役園丁，當然是分外地要感着寂寞了。

暮色充塞在學校的周圍。落日的餘暉耀着微弱的光亮，天上深紫色的浮雲，漸漸地變成灰黑，而深黑，與黝黑的屋面連成一片。漆黑無邊的天涯，透出三數小星，若隱若現地閃閃地發出微弱的幽光。空廣的操場上，暗黑難辨一物。僅有在場的周圍隱現着漫漫的樹梢，搖動起伏的像大海中不斷的波濤。祇聽得蕭蕭的風聲，和淒清的尖銳的蟲鳴，在寥寂而渺茫的暗黑的場中，侵入愁人的耳官，使人感着異常悽愴的情調。……放假後的夏夜的校中，是這樣的慘淡，寂寞，沈默，黑暗，如暗示她生命的前途。

桌上的小鐘，叮叮地打了八下。靠着窗口凝望

着窗外在幻想着的佩英，她心中微微一噤，把她的目光轉回到室中來了。她緩緩地看到身旁的桌上擺着的筆硯和幾張信紙，在她的空虛的心中惘然地沉思了一會，微微透一口氣，頹然坐到椅上。伏在桌上仰起頭向四面看了一會，然後又俯下頭提起筆來在信紙上疾寫：

“我親愛的父母大人呀，你們賜給我的來信，已接到了好多天了，但我因校裏的課程是爲本學期的最後的重要考試，所以我連寫一封回信都無閒了。直到今天放假後的第二天的現在，方始能詳細的稟答你們。

啊，親愛的父母！與你們離別了半年的在校中的我，是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你們的，是時時刻刻都在祈禱你們，——祈禱你們的玉體康健的喲。

這次的暑假我本想一定回來候望你們

的，但現在——父母啊！——我想不回來了。因我在這上學期中的課程，是還沒有完全充分的明瞭，所以想留在校中乘這假期裏努力的補習一下。

親愛的父母！請你們安心的勿念我罷，我的身體比了從前強健得多了，在這半年中好像連小病都沒有發生過呢。

說起你們所云的關係我的終身的大事了。啊！親愛的父母呀！請你們不要拿我的事情來煩心了，我是非常的覺得不安呢。父母啊，我祇望你們能保養玉體的康健，對於別的煩心的事情少管些罷。

對於我一切的事情，無論是終身大事，做女兒的現在也懂得一些了，也能照顧自己的一切了。也可免得你們做父母的勞神關心了。

親愛的父母啊，望你們安心的保養着玉體的康健罷，做女兒的我在此地祈祝你們——康健永壽——。

女兒佩英敬稟，”

她寫好了這封信，重復的看了二次，然後拿信封封好了立起身來，轉身又靠着窗口注視到一無所見的黑暗的窗外。

忽然一片不十分和諧的琴聲從遠處奏起，低徐而哀怨，好似深夜時湖上的嗚咽，又似黃昏時孤雁的悲鳴，雖是這不十分動聽的音樂，但在這沉寂的夏夜，在心中愁悶着的佩英聽來，便分外感着寂寞的悲哀了。

一陣涼快的夜風吹來，隨進那格外清晰了的琴音裏，忽然又有一個尖銳而嬌婉的歌聲唱起來，聲底尖銳可以聽出是從年輕的少女口中唱出。這嬌婉的歌聲和不十分和諧的琴音參次諧和着，寂

靜的夏夜中感着說不出的悽愴。

她飄飄然似乎失去了自己底靈魂了。顫動於空中的歌聲琴音，浸沒了她全部的意識；她的靈魂隨着這聲音浮到茫無所見的天上，忽又墮入深不可測的淵下；又好似被春風捲舞着的一朵楊花。

這琴歌忽然的止了。她無依附的靈魂突然回了進來，心頭不住地微微一噤。她纔轉身重復在椅子上坐下。

忽然從樓梯上起了腳步聲，這熟習的腳步聲使她知道是他倆來了。她就覺悟方纔的琴歌是他倆合奏的了，煩悶的心頭不禁又加上了忌恨和哀怨。

“佩英姊！你的信寫好了沒有？他要請你唱一只歌給他聽呢。”

他倆走進房門，素雲就跑到桌邊很喜悅的對佩英說。鵬飛走到佩英對面桌旁的椅上坐下。